

上海的早晨

周而复 著

二

朝内
人文文库
中国当代长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上海的早晨 二二

周而复
|| 著



0290466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的早晨:全4册/周而复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朝内166人文文库.中国当代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394-6

I. ①上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1789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724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67 插页12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394-6

定 价 118.00元(全四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,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,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,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,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,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,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 166 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:“朝内 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,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,沁透着一股股书香,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;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;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,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,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“文库”将分门别类推出,版本精良、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,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,装帧也不强求一致。总之,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,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、开放的文库。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二年五月

——

一辆黑色的小奥斯汀汽车远远驶来，在柏油路上发出轻轻的咝咝声。马路两边是整齐的梧桐树，树根那部分去年冬天涂上去的白石灰粉已开始脱落，枝头上宽大的绿油油的叶子，迎风轻微摆动着。马路上行人很少，静幽幽的，没有声息。天空晴朗，下午的阳光把法国梧桐的阴影印在柏油路上，仿佛是一张整齐的图案画。小奥斯汀穿过了横马路，降低了速度，在梧桐的阴影上开过来。

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，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。铁门上两个狮子头的金色的铁环，在太阳里闪闪发着金光。小奥斯汀的喇叭对着黑漆大门叫了两声。黑漆大铁门开了，迎面站出来的是身上穿着银灰色咔叽布制服的门房老刘。他伸开右手，向里面指着，让小奥斯汀开了进去。他旋即关紧了大门，好像防备有坏人跟在汽车后面溜进来似的。他过来拉开小奥斯汀的车门，里面跳下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。他穿着一身浅灰色底子淡蓝色条子的西装，打着一条玫瑰红的领带；长方形的脸庞微笑着，两腮露出两个酒窝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边框子的散光眼镜，眼光机灵地向四边一扫：院子里没人。他橐橐地走了进去。

这人是沪江纱厂的副厂长梅佐贤，外号叫酸辣汤。这个外号的来源有一段这样的历史：梅佐贤本来并不是办纱厂的，是开饭馆出身的商人。他的表哥裘学良是沪江纱厂的厂长，就凭这个亲戚关系到厂里来的，起先是担任事务主任的工作，最近升了副厂长。裘学良经常生病在家，不来上班。梅佐贤这个副厂长，几乎就是正厂长了。他在纱厂工作也和他开饭馆一样，钱经过梅佐贤的手，他

总要弄点油水。比如说厂里发代办米吧,本来应该向上海粮食公司采办的,但是没有油水可捞,他就向庆丰米号采办。沪江纱厂总管理处的职员和厂里职员家属的代办米,都是庆丰送去的;有时,在梅佐贤的默许之下,还掺杂一些霉米进去。那时候,梅佐贤所得到的油水当然就更多了。大家吃代办米发现霉味,自然有些不满,甚至于发了牢骚,梅佐贤表现得更不满,他当着职员的面骂庆丰,说这样做生意是自寻绝路;可是下一次的代办米仍然是要庆丰送去。一任事务主任,梅佐贤捞到的油水不少,他同人合伙,开了一家碾米厂。工人说,鸡蛋到了梅佐贤的手里也要小一圈。这个比喻并不过火。在上海解放前夕,厂里的钢丝针布、皮带皮、棉纱等等东西,直往他家里搬,起初说是保存起来,以后就变成梅佐贤的了。

他做这些事体总经理并不是不晓得,但他不在乎。因为总经理要更大的油水,梅佐贤可以在这方面献出他的才能和智慧。只要总经理的眉毛一动,他就晓得总经理在动啥脑筋。凡是总经理要办的事,假如别人办不到,只要找梅佐贤,没有一件不能完成的。而且,有些事只要总经理稍为暗示一下,他就懂得应该怎样去办。他的另外一个绰号叫做总经理肚里的蛔虫,就是这样得来的。因为字太长,又只能说明他的一个方面,就是说不很贴切,叫的人比较少,也不经常。酸辣汤的外号在厂里是无人不知的。他自然并非不晓得这个外号,有时听到了倒反而很得意:我梅佐贤就是酸辣汤,你把我怎么样?现在从事务主任爬到副厂长的地位,是总经理面前的一位红人,谁也奈何他不得。

梅佐贤走进了客厅。穿着白咔叽布制服的老王捧着一个托盘轻轻走过来,把一杯刚泡好的上等狮峰龙井茶放在梅佐贤面前的矮圆桌上。梅佐贤悠然自得地坐在双人沙发里,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,他向老王望了一眼,谦和地问道:

“总经理回来了吗?”

“刚回来,在楼上洗脸。”

“请你告诉他，我来看他。如果他有事，我在这里多等一歇没有关系。”

老王点了点头，去了。梅佐贤揭开矮圆桌上的那听三五牌香烟，他抽了一支出来，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的烟盒子，很自然地把三五牌的香烟往自己的烟盒子里装。然后拿起矮圆桌上的银色的朗生打火机，燃着了烟在抽，怡然地望着客厅角落里的那架大钢琴。钢琴后面是落地的大玻璃窗，透过乳白色绢子的团花窗帷，他欣赏着窗外花园里翠绿的龙柏。

楼上传来咳嗽声。梅佐贤从怡然自得的境地跳了出来，他连忙熄灭了烟，站起来拍一拍刚才落在西装裤子上的烟灰，整了一下玫瑰红的领带。他晓得总经理快下来了，目光对着客厅的门。果然楼梯上有人下来了，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迟缓地往下移动。梅佐贤走到门那边去，像是接待一个贵宾似的在那边等候着。

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走到客厅门口，容光焕发，脸胖得像一个圆球，下巴的肉往下垂着，使人担心这肉随时可以掉下来。看上去年纪不过四十左右，实际上他已是靠五十的人了。头上没有一根白发，修理得很整齐，油光发亮，镜子似的，苍蝇飞上去也要滑下来的。他很得意自己没有一根白发，用谦虚的语气经常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：“我是蒙不白之冤，这个年纪应该有白头发了。我的三个老婆对我没有一根白发是很不满意的，尤其是大老婆最恨我的头发不白。”如果朋友们凑趣地说：“那是怕你纳第三个姨太太。”那他就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乐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嘻嘻地笑笑。上海解放以后，他的说法有一点修正：“我的老婆对我没有一根白发是很不满意的。”他不再提三个老婆了。

梅佐贤曲背哈腰迎接了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：

“总经理，又来打扰你了。”

“来了很久吧，累你等了。”徐总经理漫不经心地瞟了他一眼。

“刚来，没啥。”

徐总经理一屁股坐在梅佐贤对面的单人沙发里，把整个沙发塞得满满的。他抽了一支烟，一对鱼眼睛望着米色的屋顶，嘴里吐出一个个圆圆的烟圈。

梅佐贤仔细留神徐总经理的脸色，眉宇间很开朗，嘴角上时不时露出得意的微笑。他晓得今天徐总经理的情绪很好，准备好的事情可以提出来谈一谈。

“总经理，汕头的电报到了……”

徐总经理一听到汕头两个字马上就紧张起来了，他的眼光从米色的屋顶移到梅佐贤长方形的脸上：

“那几批货色怎么样？”

“都脱手啦。装到汕头的二十一支三百八十件，装到汉口广州的二十支一共八百三十二件全抛出了。”

“多少款子？”

“一共是一百二十五万二千四百八十块港币。”

“划到香港没有？”

“现在政府对外汇管理得紧了，不容易套。这个数目又不小，想了很多办法，靠了几家有港庄的字号才划过去。因为这个原因，电报来迟了。”

“他们办事总是这么慢，汕头这个码头靠香港那么近，来往又方便，还有广州客户，有啥困难？不怕政府管理多么紧，套汇的办法多得很，了不起多贴点水不就行了。”

“那是的，”梅佐贤心里想：坐在上海洋房里策划当然很容易，别人亲手经管这件事可不那么简单，一要可靠，不能叫政府发现；二要划算，汇水贴多了又要心痛。但是梅佐贤嘴里却说，“他们办事手脚太慢，心眼不灵活。不怕政府管得紧，就怕我们不下本钱，钱可通神。广东每年有很多侨汇，只要我们多贴点汇水，要多少外汇有多少外汇。”

“你的意见对。那批美棉和印棉有消息没有？”

“货已经到广州，正在接头……”

“要他们快一点脱手，脱手就买进……”徐总经理说到这里停了停，思考了一下才接着说，“买进糖^①。”

梅佐贤看他有点拿不稳，话讲完了眉头还在皱着想心思，就接上去说：

“是不是买进参^②划算？这两天香港参的行情看涨，大户多买进。我们买进参一定可以得到一笔外快，这数目可不小。”

徐总经理没有思考，果断地说：

“还是糖好。香港大户做参的买卖怎么也做不过汇丰银行，这是大户中的大户，最后他吃通，我们不上那个当。”

“这倒是，”梅佐贤马上改变口气，他自己没有啥主见的，只要老板高兴，他都赞成，“还是糖好，把稳。买进参可能利润大些，但是风险太大，何况总经理又不在香港。”

徐总经理点了点头。梅佐贤又说：

“要是总经理在香港，我看，汇丰银行也不一定斗得过你。你有丰富的经验，看香港市场的变化，决定自己的行动，别人保不住会在汇丰手里栽跟斗，你一定会站得稳稳的。你是上海著名的铁算盘呀。”

梅佐贤几句话说得总经理心里暖洋洋的，表面上却谦虚地说：

“那也不一定。”

一阵橐橐的皮鞋声忽然传到客厅门外，旋即有一片红光闪过。梅佐贤问道：

“谁？”

“还不是那个小王八蛋，”徐总经理以充满了喜爱的口吻说，接着他对客厅门口叫道，“要进来就进来吧。”

① 这是他们的暗号：糖代表美钞。

② 这也是暗号：参代表黄金。

门口出现了一位青年，身穿大红方格子衬衫，西装裤子笔挺，裤脚管不大，显得脚上的那双尖头皮鞋越发尖得突出，乌而发亮，和他头发一样的引人注目。那头发高高翘起，像一片乌云似的盘绕在额角上。他是二太太朱瑞芳生的，徐总经理的爱子。

“又要啥花样经？守仁，这么大了，没规没矩，见了客人也不叫一声。”

“哦，梅先生，”他轻飘飘地叫了一声，然后轻视地把嘴一撇，昂起头来向外望着，两只手叉着腰，右脚向前伸开，胸微微挺着，显出不愿叫的神情。

梅佐贤不在乎这些，也不注意这些，他讨好地笑着说：

“大少爷越长越英俊了。”

“唉，这孩子，……”徐总经理得意地望了望自己的爱子。

“究竟去不去呀？”徐守仁转过脸来歪着头说，“爹。”

“去当然去，不过……”徐总经理和梅佐贤商量道，“佐贤，这孩子一心要上美国去念书，我总觉得到英国去好。纺织这门学问，英国是有名的，学好了，回来也好帮我管理这份产业。”

“那当然是去英国的好，总经理的高见不错。”梅佐贤说到这里，连忙望了徐守仁一眼。总经理是听爱子的话的，爱子的主意不好违背。

果然，徐守仁不同意：

“英国，英国有啥好白相？连好莱坞也没有，我不去。”

梅佐贤看风向不对，马上转舵：

“不过现在美国的纺织业发展得也不错，有些地方超过英国，他学点新技术回来，那对我们沪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”

“对啊！”徐守仁立即鼓了两下掌，笑了，觉得梅佐贤这家伙倒不十分讨人厌。

“去美国也未始不可以，”徐总经理每次总是满足爱子的要求的，他说，“可是你的英文底子不行，这两年在圣约翰附中也不好好

念书，我看你还是先到香港，把英文的底子打好，再上美国。”

“这倒是很必要的。”这是梅佐贤的声音。

徐守仁一听到香港，就想起同学们讲的香港好，美国电影、美国衣服料子、美国的……要啥洋货有啥洋货，他当然满心欢喜，说，“去就去，明天走。”

“看你急的，”徐总经理想起香港那月厂，他问梅佐贤，“义信运到香港去的那六千锭子，为啥还没有装上？”

人民解放军一渡过江，徐义德料到上海保不住，当时没法把他所经营的企业一塌刮子搬走，但也不甘心全部留在上海，他就叫他的弟弟徐义信给他运走六千锭子到香港设新厂。这是一个好去处，国内有什么变化，那边有个退步；同时把棉纱尽量外运，变成美金和港钞存在香港汇丰银行，即使国内发生啥变化，徐义德也不怕了。他现在站得很稳：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

“义信最近来信说，厂址不好找，地皮贵，原来二十块港币一平方尺，现在涨到三十几块了，还是不好找。英国当局限制又严，不久以前才搞到一块地皮，连夜动工盖厂房，看样子下个月可以开工了。”

“再运两千去，佐贤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梅佐贤把眉头一皱：“这怕不行。那六千锭子，因为上海没解放，拆运出去虽则比较吃力，还算顺当。现在解放了，要是再搬动厂里的东西，怕工人不答应。”

徐总经理给梅佐贤一指点，果断地说：

“那这样好了，守仁，你到香港去，先到新厂去看看你叔叔，把那边详细情形给我写封信来，催义信快一点开工。”

“那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笃定泰山！”他的问题解决了，便连蹦带跳地跑出去，一边大声叫道：

“吴兰珍！”

吴兰珍是大太太的亲姨侄女儿，她家住在苏州，因为准备考复

旦大学,就住在徐义德家里。这时,她在楼上大太太的房间里。大太太低声地向她说:

“兰珍,这次考大学,你要好好用功。大学毕了业,你的前途就有保障了。”

“姨妈,你放心,我一定很好准备就是了。”她已经听姨妈说过好几遍这样的话了,怕她再唠叨下去,说,“我想,考上,大概没问题。”

“还是小心点好。”

“是的。”她听姨妈的口吻有点责备她的意思,低下了头,玩弄着手里的淡青色的手帕。

“你妈死得早,只丢下你这个女儿,要好好读书,给你妈争口气。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你妈临死辰光,还对我说,要我好好管教你,我也上了年纪,管教不动了,要靠你自己。”

“我晓得。”她的声音很低沉。

“我呢,到了徐家,没生育过,朱瑞芳她有守仁,林宛芝是义德心头的肉,只有我无依无靠,义德把我搁在脑壳背后了。我只有依靠你了……”说到这里,大太太的右手扶着吴兰珍的肩膀,想起老来的景象,忍不住落泪,呜咽地说不下去了。

吴兰珍用手里的淡青色的手帕给姨妈拭干了眼泪,同情地说:

“我一定永远跟你在一道,你别伤心。”

“不是我伤心,我现在的日子不好过,单是林宛芝那个神气活现的样子,我就受不了。”

“你别理她,好女人不会给姨父当小老婆的。当小老婆的,都不是好东西。”

“你说得对,兰珍,”大太太摸摸她的头发,说,“朱瑞芳也不把我放在眼里,以为她有守仁这孩子……”

“也别理她。”

“可是理谁呢？我一个人待在这里，多寂寞呀！”

“我陪你。”

“你考上大学，你要念书，不能老在我跟前啊！”

“你可以出去看看戏，听听评弹。礼拜六礼拜天我回来陪你……”

她感激地紧紧握着姨侄女的手。

徐守仁叫了一声无人应，提高嗓子，又叫道：

“吴兰珍，吴兰珍！”

“我在这里，啥事体呀？”

徐守仁又叫道：“看电影去！”

吴兰珍对姨妈说：

“我不和他去。”

“去吧，义德喜欢守仁，你可别得罪他。”

吴兰珍在楼上勉强应道：

“好呀。”

徐守仁向楼上走去，一路上得意地吹着口哨。

徐总经理见守仁走了，向客厅里四下看看没有人，他把声音放低，生怕有啥人听去似的：

“佐贤，你说得对，现在解放了，锭子不好再随便搬了，今后工人吃香了，新工会里没有我们的人不好办事，你看……”

“我看，我们把工会拿过来，”梅佐贤端起矮圆桌上的上等狮峰龙井茶喝了一口，怕这句话说过火了点，使用话试探着徐总经理的意图，“你说呢？总经理。”

“我说，没那么容易……”

“唔，确实不容易，不过，不拿过来呢，办起事来也不顺手……”

“你倒想想看……”

徐总经理没再说下去，他那一对可以入木三分的鱼眼睛的光

芒盯着他：那意思是说这回要看看你的本事了。梅佐贤眼睛一转动，他猜出总经理的心思，就大胆地上了一个条陈：

“把工会拿过来自然不容易，不过这么说说罢了。资本家怎么好领导工会，共产党会答应吗？绝对不会。共产党当然要领导工会，我们给他来个换汤不换药，表面上是他的，实际上里面有我们的人，要是不能按照我们的心事办事，至少可以通风报信。”

“妙，佐贤，你真不愧是我的副厂长。”

“全靠总经理的栽培。”

“那么谁打进工会去呢？”

老王走了进来，向徐总经理报告：

“总经理，咖啡三明治预备好了。”

“晓得了。你去吧，我还要给梅厂长谈几句话，等一歇来。”

梅佐贤听老王的脚步声远去了，他坐到徐总经理旁边去，压低嗓音说：

“陶阿毛怎么样？这个人机灵，能干，勇敢，就是喜欢喝这么两杯，给他两瓶酒，要他做啥就做啥。”

“小陶能行，”徐总经理肥大的手指，敲了敲右边的太阳穴，转过身来，对着梅佐贤担心地说：

“不过，他是过去工会的副理事长呀！”

梅佐贤见总经理发愁，立刻改变了口吻：

“这一点倒是的，总经理看是不是还有办法呢？”

其实他已经想好了办法，不过在总经理面前既不能表现自己无力，也不能显得自己比总经理高明。他有意把话留给总经理说。总经理想了一阵，思考地说：

“办法当然有，我们过去在他身上也下过点功夫，他过去和工会理事长闹意见，工人都晓得的。他在工人当中有些威信，现在我们再给他帮一手就差不多了。”

“帮一手？”

徐义德见梅佐贤不大理解自己的话，笑了笑，说：

“当着工人的面，我们要对他表示不满意，他也要想法尽量反对我们……”

梅佐贤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在总经理面前晃了晃：

“总理想得妙，实在妙！”

总经理嘱咐他：

“你要注意一点：表面上不能和小陶接近；小陶要像过去一样，寻找机会站在工人方面反对我们，带头和我们斗争。这样，他给我们做事就方便了。”

“总经理高明，”梅佐贤赞不绝口，“高明，高明极了。”

“你亲自去办吧，别让人晓得。”

“遵命，一定遵命。”

“来，喝杯咖啡去吧。”

他们两人走到隔壁的西餐厅里，继续谈论着，声音仍然很小，听不清说啥，有时爆发出一阵格格得意的笑声，接着又是低语密谈。

二

虽然是白天，太阳老高的，可是走进弟弟斯咖啡馆光线就暗下来。登上旋转的楼梯，向右手那间舞厅走去，周围的窗户全给黑布遮上，一丝阳光也透不进来，舞池两边的卡座上有一盏盏暗弱的灯光，使人们感到已经是深夜时分了。梅佐贤踉跄走进去，眼光向两边卡座扫了一下，立刻发现西边最末的一个卡座上有人向他举起右手招了招。他点了点头，走过去。

在西边最末的那个卡座上坐着的是个青年，看上去约莫有三

十上下年纪，穿着一身咖啡色的条子西装，打了一条绣着金龙的红缎子的领带，袖子比较短，不大合身，显然是吴淞路旧货店的货色。他站了起来，和梅佐贤握了握手，说：

“这个地方真不错！”

梅佐贤在他对面的空位子上坐下去，笑了笑，说：

“错的地方好叫你来？”

“人又少，又安静，理想极了。”

“特别是这个辰光，”梅佐贤看了看表，说，“五点钟光景，下午来白相的人差不多快回去了，晚上要来白相的人还不到时候。”

“地点选得好，厂长，时间也选得好。在上海跟你走，啥地方都熟，真有本事。”

“一到了厂里保全部，我就不如你了，阿毛。”

陶阿毛是沪江纱厂的技工，虽然只有三十上下年纪，据他自己说已经有了十年的工龄，单说在沪江纱厂的保全部做工也快三年了。梅佐贤受了徐义德的委托，特地选择了闹市中这个幽静的所在来和他商议。上海解放以后，根据上级给他的命令，他早就想拉拢徐义德和梅佐贤，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。梅佐贤主动约他今天到这里来谈谈，真是正中下怀。他换上了西装，比梅佐贤早到五分钟。

“不，我那点技术算不了啥，哪能和你比，厂长，你是管理全厂的……”

“共产党来了，我们厂长今后吃不开了，要靠你们工人了……”

“哪里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厂长总比我们工人强，”陶阿毛嘴上虽然这么说，心里可是高兴，眉毛微微扬起。他晓得今天梅厂长约他到这里来，一定有啥重要的事体，便试探地说，“厂长要我们工人做啥，没有二话讲，一定照办！”

“你当然没问题，别的工人就不见得……”梅佐贤说到这里，他低低叹息了一声。

“别的工人？也没问题，我在厂里熟人不少，有事体，他们倒也听我的话……”

梅佐贤听到这里很高兴，他歪过头去，对舞池里望了望，那边有三对舞伴随着音乐在跳狐步舞。卡座里的人都是一男一女，在低低地谈着，谁也听不见他们在谈啥。整个舞厅没有一个人在注意他们这个卡座。

在优美的音乐声中，梅佐贤伏在桌子上，喝了一口咖啡，把嗓子放低了说：

“你在厂里究竟认识了多少人？”

“少说也有百儿八十，点头之交，那就数不清了。”

“这次工会改选，你看，你选得上吗？”

陶阿毛了解梅厂长约他谈话的目的。他心里非常高兴，可是努力保持镇静，不流露出来。打入工会，正是他目前要进行的中心活动，梅佐贤也要他进去，那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他没有马上满口应承，也没有立刻回答，对着桌上那盏深黄色的小台灯凝神地想了一阵，半晌，说：

“要我选上吗？”

“你能选上最好不过了，以后工会有啥事体，我们都可以晓得，办起事来就方便了。”

陶阿毛摇摇头，有意迫了一步：

“怕不容易。”

“选不上吗？”

“唔。”

梅佐贤在徐总经理面前几乎是打了包票，没想到陶阿毛这样不中用，他焦急地说，声音也高了起来：

“你不是熟人很多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不是说工人听你的话吗？”